

# 兼职工女

萧儿美蒂  
著

我许天下  
十年安定  
却心如荒  
原渺无归处  
你以纤柔织出  
一方锦绣  
却将沧海分割  
带我回家



【天下同萌】系列奉上  
甜过初恋  
不甜不要钱的  
萌系最甜传说!

他娶她，本是并非所愿，  
却不想被这女儿心思缠满缱绻三千。  
惊醒时，这天下美景，  
已不如她温柔笑靥。



他是大周朝中  
战无不胜的**大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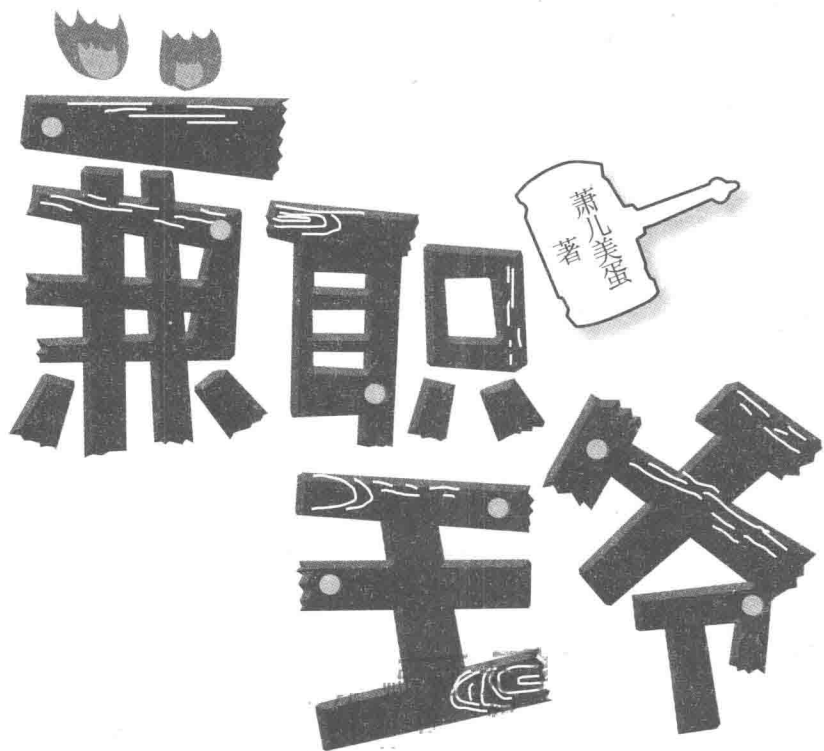


她是云尧镇上  
嫁不出去的小**笑话**

她孑孓然抬头看他，  
不知这就是她  
以后的天下。

一天神话匿名扛起铁锤来到她家：  
姑娘你好，姑娘我要娶你！





燕  
职  
萃

萧儿美蛋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兼职王爷 / 萧儿美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90-8

I. ①兼…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045号

书 名	兼职王爷
作 者	萧儿美蛋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怪兽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文字 编 辑	孙 逊 余竹青
装 帧 设 计	罗 萍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90-8
定 价	24.80元

第一章	婚事降临	001
第二章	娇俏娘子	011
第三章	疼宠爱怜	031
第四章	流言蜚语	043
第五章	夫妻小别	060
第六章	王者之气	078
第七章	怀有身孕	092
第八章	王爷回京	112
第九章	夫妻重逢	132

CONTENTS

目录



第十章	宴上风波	148
第十一章	夫君往事	170
第十二章	伤心欲绝	188
第十三章	终得千金	206
第十四章	离家出走	226
第十五章	征战沙场	246
第十六章	恍若隔世	260
第十七章	尘埃落定	273
第十八章	儿女双全	286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婚事降临



大周嘉定年间，北方大赫屡次来犯，欲娶圣上嫡女筝云长公主，圣上不允，命大周朝唯一异姓藩王南陵王率兵三万，迎战大赫十万大军。双方激战数十次，南陵王不退，单骑冲入敌阵，被大赫兵马围住，再经血战，以一己之力，杀得敌军数百人，尸堆成山，终生擒大将金元朝，逼得大赫溃退千里，以少胜多，一举攻下大赫一十七城，威震朝野。

同年九月中旬，大赫七皇子赫连风再次率兵十万进逼大周，南陵王率七万骑兵与之十万大军对敌。南陵王无所畏惧，率三千人冲入敌阵，杀死敌军万人，砍死前锋将军李兆年、副将与参军几十余人。其时，敌军箭如飞蝗，南陵王身上每中一箭，便随手折断箭杆，继续杀敌，神威凛然。南陵王全身多处中箭，最终在军医为其疗伤时，竟得箭镞三十余支。

嘉定九年，圣上命南陵王班师回朝，于午门痛下杀手，南陵王麾下亲兵尽数被乱箭射死，南陵王不知所终。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

云尧镇地处偏僻之地，这一日晚间又刮了半夜北风，下起雪来。第二日下得更大，鹅毛般的大雪犹如扯絮般，银絮飞天，四下里都是苍茫一片。

到了天亮，那雪方才小了一些，温家门口已是三三两两聚了些人，但他们却也都是远远地站着，对着温家门口指指点点，不时传来几声私语。

“瞧，那克夫的小蹄子可算是要嫁出去了。”

“可不是，方家少爷和她才定亲几天，年纪轻轻的就暴毙了，这小蹄子分明就是个害人精，昨儿个我从方家门口经过，还听翠儿说方夫人又哭晕过去了。”

“那打铁匠将这么个克夫的小蹄子娶进门，也不知图的啥。”

“能图啥，还不是见这温家的小蹄子貌美？你们瞧过没有，那温宁儿一股浪劲儿，一双眼睛能把爷们的魂都给勾出来，这要进了洞房，怕是好几天都下不了床了……”

几个长舌妇嬉笑着，说到后来，尽是些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温宁儿坐在床沿，明日便是她出嫁的日子，可温家却是一片冷冷清清，连个道贺的人都没有。她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只静静地坐在那里，默默低垂着脸蛋，露出颈弯处一小块白皙如玉的肌肤来。

她虽是小门小户的女儿，却生得细皮嫩肉，肤色白皙。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才会在与娘亲一起外出买菜的时候，被镇子上的大户方员外家的三公子给看上了，这三公子便是要娶她回家做三少奶奶。

这对家境贫寒的温家来说，也算得上是件喜事，只不过偏生好事多磨，那方家三少爷竟在成亲前的一个月突然得了疾病暴毙了。可怜温宁儿连方家的门都还没进，就平白落了个克夫的名声。

云尧镇地方不大，虽说民风淳朴，却也是极其迷信。温宁儿因为这事，可以说是以后都没法子嫁人了。温父整天唉声叹气，而温母则是四处托人，就为了给温宁儿说个婆家，哪怕是她嫁得远一些，现下也是没法子挑剔了。

谁都没想到，就在不久前，东头的打铁匠凌远峰，竟会托媒婆带上礼物上门提亲来了。

温宁儿今年不过十七岁，而那个凌远峰，看那模样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与先前方家那文质彬彬的三公子比起来简直是一天一地。温家二老一想到要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这样一个汉子，心里也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可如今他们却也没法子，只得在心里叹息一声，道女儿命苦。

凌远峰身材魁梧，外貌粗犷中带着一丝凌厉，虽然他只不过是个打铁匠，但在云尧镇却没有一个人敢惹他。整个镇子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他的来历，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一夕之间突然出现在了云尧镇，没过几天便在东头觅了间屋子，做起了打铁的经营，就这样在云尧镇安了家。

平日里温宁儿倒也是见过凌远峰的，只不过她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遇上了凌远峰这种没成家的男子，自是不好意思细细打量的，而如今，她却马上就要嫁给他了。

她要嫁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心头自然也是十分不安的，可她却没法子，只希望凌远峰是个好相与的，不要像镇西头的杨铁匠那样，每喝点酒就要把自家的娘子打得要死要活。

温父在镇子上开了个私塾，平时挣点银两只能勉强够一家人的温饱，而温母便在家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温家二老快四十岁的时候才得了温宁儿这么一个闺

女，自是十分宝贝，如今眼见着唯一的女儿要嫁给一个打铁匠，二老心里就像是在黄连水里泡过似的，满满的不是滋味。

这一日，凌远峰自集市上买了一些粮食，半扇猪肉，又去酒铺打了酒。明日便是他与温宁儿成亲的日子，这些东西自是要早早备下的，以作喜宴之用。

大约到了晚膳时分，雪花飘然而落，街头的行人更是稀少，路边的小贩也是早早收摊，或三三两两结伴去酒馆喝酒暖身，或早早回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去了。

凌远峰手中拎着酒肉与粮食，就这样一个人走着。他面色沉稳，步履矫健，虽是天寒地冻，他却也只是穿了一件粗布衣裳，任由那些雪花不断地落在身上，他似感觉不到冷一般，并无一丝畏寒的样子。

雪越下越大，凌远峰的脚步落在积雪上，留下一串十分清晰的脚印，细看下去，每个脚印间的间隔都是一模一样，就像是用尺子量出来似的，规矩齐整中又显得甚是有力。他的身影越走越远，而他身后的足印要不了多久，便也会被漫天的雪花一个个地掩没下去，再无痕迹。

翌日，天还没亮，温宁儿便被娘亲唤醒了。

待女儿装扮好，温母便亲自将喜帕为她盖上。温母想着女儿马上便要嫁人了，嫁的还是一个身世不清不白的打铁匠，心中的不舍与对女儿的担忧直让她哽咽起来，惹得温父好一番劝解，才让她生生止住眼泪。

温宁儿听到母亲的哭泣声，鼻头也是酸了，她紧紧攥着手中的帕子，咬紧了牙关，不让自己落下泪来。迎亲的队伍来到了温家，一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温家更是门可罗雀，就连看热闹的人也是没有。温宁儿恍恍惚惚的，任由喜娘拉着自己，甚至连怎么上的花轿都不清楚。

温宁儿坐在颠簸的轿子里，掀开轿帘，就见街道口稀稀疏疏地站了些人，看着她的花轿，脸上皆是露出一些鄙薄，似是在嘲弄她这克夫的女人，如今终于嫁了出去。

温宁儿瞧着，只觉得心头一酸。云尧镇并不大，迎亲的队伍绕着镇子走了一圈，就将温宁儿送到了凌远峰的家，也就是那个打铁铺。

冬日里日头短，待新娘子进了屋，街坊们尽数入了席。待他们酒足饭饱后，凌远峰将早已备好的喜钱果饼拿了出来，诸人见他待客豪爽，少不得要多说几句祝贺的话。



众人走后，他关上了铺子的门，晚间风大，将院子里的一棵槐树吹得呜呜作响。烛光自新房中透出，那样温暖的光晕似是可以一路暖到人的心里去。他默默看了一会儿，方才上前，吱呀一声，新房的门被推开了，他大步走了进去。

听到声响，温宁儿直吓了一跳，那穿着嫁衣的身子抑制不住地微微一颤。凌远峰看在眼里，眉峰不由微微蹙起。他并没有说话，只走到温宁儿身边，将她的喜帕一把掀了下来。此时四目相对，温宁儿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凌远峰身材高大，此时便居高临下地瞧着自己的新娘子。

只一眼，温宁儿便羞红了脸蛋，她低下头去，眸心半掩，只余乌黑的眼睫毛微微地轻颤着，犹如轻柔的蝶翼。烛光下，她尖巧的下巴弯出十分柔和的弧度，大红色的嫁衣将她衬托得温婉而娇美。

凌远峰瞧着自己的小娘子，见她脸颊落满了红晕，倒显得格外动人与乖巧。他看着她轻轻颤动的睫毛，知晓她内心定也是十分慌张的，他的眼底掠过一抹无奈，却也不忍难为她。

他端来了饭菜，与温宁儿一道吃了。吃完饭，他面色如常，直走到桌前，欲将灯烛挑灭。

“时候不早了，睡吧。”男人开口。

温宁儿点了点头，向着床铺走去，压下心头的羞怯，手指虽是轻颤着，却还是将自己的棉袄脱下，只余里面一层红色的贴身衣衫。凌远峰见她已经进了被窝，便将烛火熄灭，走到床前将自己的衣裳脱下，躺下去。温宁儿明显地感到身旁有了一层温热之感，还有一股属于男人身上的阳刚气息，但折腾了一天，她早已是累得很了，没过多久便沉沉睡去。

待温宁儿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了，身边自然早已不见了凌远峰的身影。作为新新娘起得居然比夫君还迟，这若是传出去自然是十分失礼的，温宁儿急了，连忙匆匆穿上衣裳，随手便将一头柔顺的长发在脑后绾了一个发髻。

她刚要出门，却见凌远峰已是捧着早饭走了进来，温宁儿自然很是不好意思，凌远峰却极其坦然。

饭后，男人便将打铁铺的大门打开，开始了一日的营生。而温宁儿初来乍到，又是新新娘，自然是不好意思去铺子里的，毕竟铺子就在大街旁，人来人往的。

铺子里不时传来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温宁儿自是知道打铁是个力气活，当下便也顾不得羞怯，既然嫁了人，她自是要尽到为人娘子的本分的。

她去了灶房，烧了一壶热水，在家里却并没有找到茶叶，她只好端着杯白水便走了出去。铺子与后院只隔了一扇木门，温宁儿一手端着热水，一手轻轻将门推开，吱呀一声后，她见凌远峰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粗布汗衫，也许是在干活的缘故，即使在这天寒地冻的时节，他的额头竟还是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听到身后的声音，凌远峰停住了手中的活计，转眸看向自家的娘子。温宁儿将手中的水杯递到凌远峰面前，顾不上新嫁娘的矜持，只轻声言道：“喝点水吧。”凌远峰乌黑的眼眸深不见底，只凝视了她片刻，便将热水接过，一饮而尽。

待他喝完水，温宁儿垂着眼睛，却是将自己的帕子取出，也不好意思说出擦擦汗之类的话，只挤出了两个字来：“给你。”凌远峰瞧着她窘迫的样子，眸底却是忍俊不禁，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伸手将她的帕子取过，随手拭去自己前额的汗水，复又将帕子还给她，并道了句：“回屋吧，这里冷。”

因为要做生意，铺子的门自是大开的，不时有北风吹过，落在人身上的是刺骨的凉意。温宁儿轻轻“嗯”了一声，眼睛却在凌远峰只着单衣的身上掠过，终是鼓起勇气言道：“要不我去给你拿件衣裳吧？你穿得太少了，容易生病的。”

凌远峰却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无妨，我不冷。”温宁儿见他神情自然，并不若寻常人那般畏寒，倒的确是不怕冷的样子，便也就不再提了。

嫁过来两日后，温宁儿便也逐渐习惯了新媳妇的生活。凌远峰话虽不多，却对她十分体贴，让温宁儿心里隐隐地感觉到自己这门亲事，其实也并不像父母眼里的那样坏。

这一晚，云尧镇又下起了大雪。温宁儿已经褪去衣裳睡下了，冰冷的棉被犹如寒铁一般，盖在身上又湿又冷，温宁儿不住地打着寒战，心里却盼着凌远峰可以早点回来。他们虽还没有夫妻之实，可有他在身边，最起码冬夜不会那样难挨，身旁男人身上传来的温度，足以暖进她的心里去。

不知过去了多久，温宁儿终是睡着了，以至于凌远峰是何时回来的，她都不清楚。夜里，温宁儿却被冻醒了，自成亲后，她与凌远峰都是两个被窝的，前两晚倒没有觉得冷，可今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日里下雪的缘故，却是让她觉得寒冷得刺骨。虽然可以明显感到身旁的温热，可她却还是冷得不住地打战。她将被窝紧了紧，蜷缩着如同一个小猫儿。

“啊！”温宁儿一声惊呼，却是身旁的男人将自己的棉被掀起，将她的身子一把揽进了自己的被窝，抱在了怀里。

“都冻成这样子了，怎么也不出声？”凌远峰抱着怀里的小人儿，语气里虽是责备，到底却还是怜惜的。

温宁儿依在他的胸膛，男人的怀抱十分温暖，带着独有的气息，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却也并不觉得难闻。听到凌远峰这样一说，温宁儿也觉得委屈，她虽是新娘娘，却也知道成婚后的夫妻都是要睡一个被窝的。凌远峰抱着温宁儿，少女的身躯柔若无骨，更有丝丝女孩儿家独有的幽香萦绕着不断地闯进他的鼻中。他的眸光一暗，忍不住便是心神一荡，但察觉到怀中人儿身子的冰冷，他收敛了心神，将那一丝绮念压下去，大手只揽在温宁儿的腰际，将她贴近自己的胸膛，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自家的小娘子。

温宁儿只将脸埋进他的怀里，却连头也不敢抬。虽说她与凌远峰已经成了夫妻，可这样的亲密却也只是第一回呢。她羞得脸蛋通红，也不好意思挣扎，只任由男人抱着自己。凌远峰伸出双腿，将温宁儿的小脚夹住，果然不出他所料，那一双小脚丫也是如冰块一样地寒冷。

温宁儿倒是不好意思了，只将自己的脚丫向后抽回，一面抽，一面小声地开口：“太凉了，会冻着你的。”凌远峰却是一声轻笑，惹得温宁儿的脸蛋上红晕更深，好在天黑，她估计身边的男人也看不清楚。

凌远峰的大手只在她的后背轻轻地拍了拍，道了句：“睡吧，明日咱们还要去你家回门。”

他这一句却是提醒了温宁儿，眨眼间，她便嫁过来三日了。按着云尧镇的风俗，嫁出去的女儿在成亲三日后都是要回家看一看的。当下温宁儿便连忙点了点头，那小脑袋便不经意地在凌远峰的胸膛上蹭了蹭，察觉到自己的举动，温宁儿的面颊又是一烫，却也是十分轻柔地说了句：“那你也睡吧。”

凌远峰只微微一笑：“好。”

这一夜，温宁儿自是睡得极暖的，睡梦中也是极其安心的，嘴角不知不觉间便泛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第二日，小夫妻吃了早饭，收拾停当后便出了家门，小两口在镇上买了些糕点、酒水和新鲜的肉食向着温家走去。

刚到家门口，就见到温家二老早已等在那里。温宁儿见到两鬓早已霜白的父母，想起前些日子自己的婚事也不知道害得他们操了多少心，此时只觉得鼻子一酸，就快要落下泪来。

温家二老也都是朴实敦厚之人，此时瞧见了女儿女婿，自是十分欢喜的。温母望了望眼前的这一对小夫妻，凌远峰身材魁梧，虽说已到而立之年，眉目间却是英气勃勃，而温宁儿身量纤细，相貌娟秀，与凌远峰站在一起倒显得格外娇小，细看下去，两人倒真是一刚一柔，十分般配。

想到这儿，温母心里十分欣慰，她笑着上前握住了女儿的手，与温父一道将小夫妻迎进了门。

温父是个读书人，此时见凌远峰虽说是个打铁匠，言谈举止却也并不粗鄙，礼数也是十分周全，当下心头不免对这位女婿生了几丝亲近之意。温家二老拿出早已备下的茶水点心，招呼着凌远峰坐下。二老对凌远峰并无多少了解，所以一家四口也不过是闲聊家常，而温母则对打铁铺里的生意颇为关心，对于二老的诸多问题，凌远峰也都是——作答。眼见着到了晌午，温母便带着女儿一道去了灶房准备午饭，而凌远峰则与温父留在堂屋里继续说着闲话。

到了灶房，温母一面系上粗布围裙，一面对着女儿说道：“宁儿，我瞧着女婿人也是不错的样子，你快和娘说说，他待你怎么样？”温宁儿不愿母亲担心，再说凌远峰也的确待自己很体贴，于是当下只腼腆一笑，点了点头道：“娘您放心，他对我挺好的。”温母见女儿眸光柔和，气色红润，又听得女儿如此一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下地来，不免也笑道：“这就好，这就好，娘一直担心他若是像西头的杨铁匠那样，成日里打媳妇，那可咋办啊！”

温宁儿听到母亲的话不免就是一惊，想起凌远峰高大魁梧的身材，若是哪一天他心里不痛快，怕是一拳就可以把自己打死或者打残了吧。这样想来，温宁儿简直是不寒而栗，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

就在这时，镇南头的王秀才拎着一壶酒，赶了过来。这王秀才年纪与温父相仿，却是一贫如洗，打了一辈子的光棍。他素来与温父交好，平日里也是温家的常客，如今温宁儿三日回门，便来凑个热闹。

温父赶忙迎他入座，凌远峰也是早已站起，抱拳与王秀才见了礼。温父见到老友，不免兴致愈高，便让温母多做几个菜来，瞧那样子，又是要大醉一场了的。

这边母女俩在灶房里忙活，那边温父与王秀才、凌远峰三人在堂屋里坐着喝茶，那本是被温母拿出来留作招待凌远峰的点心，只顷刻间便被王秀才给吃了个一干二净。

云尧镇的习俗向来都是家中有男客的时候，女子是不能上桌与之同食的，虽

说这王秀才平日里与温家也是经常来往，可温母与温宁儿却仍是需要回避的，将饭菜摆好之后，温母便领着女儿回到了后堂。

娘儿俩聚在一起，自是有着说不完的话，两人说了些体己话后，就听从堂屋不时传来温父与王秀才的声音。温父本就有些迂腐之气，如今几杯小酒下了肚，那话自然便是愈发地多了，而王秀才则是在一旁出声附和。二人只说得并不亦乐乎，倒一直未听闻凌远峰出声。

温母侧耳倾听了片刻，遂看向女儿道：“娘瞧着女婿倒不是那多嘴之人，平日里在家是不是也这样不爱说话？”

温宁儿闻言，只低眸对着母亲微微一笑道：“娘，其实他在家也挺好的，可能是爹爹和王伯说话，他插不进嘴吧。”

温母想起凌远峰不过是个打铁匠，而自家夫君与王秀才却都是读书人，他插不上嘴倒也的确不奇怪。

温母这样想来，心里便又不是滋味了，当下不由得又想起方家那饱读诗书，却英年早逝的三少爷。她看着女儿，只叹了口气低声道：“让你嫁给这样一个大字都不识的粗人，实在是委屈你了。”

温宁儿听到母亲如此说，当下就连忙摇头：“娘，您别这样说，他……他很好的。”

说完这一句，温宁儿却是再也不好意思去看母亲，只将那张小脸垂下，白皙如玉的脸蛋上又是浮起一抹浅浅的红晕。

温母握住女儿的手，还未开口，却是听得温父的声音再次从堂屋中传了过来，细听下去，温父的声音已带了醉意，却是开始对当今的世道评论起来。

而那王秀才也是来了兴致，一时二人高谈阔论，一唱一和的，好不热闹。

如今这天下虽说还算太平，可皇帝年事已高，长子无能，嫡子年幼，以至于众皇子无不对皇位虎视眈眈，而朝堂上更是拉帮结派，甚至连一些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

云尧镇虽说偏僻，可却临近荆州。荆州城历来都有“诗书簪缨之地”的美称，从荆州城金榜题名出来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是以云尧镇的老百姓对如今的局势却也还是能够知晓一二的。

许是见凌远峰一直未曾说话，温父却是坐不住了，遂冲着女婿言道：“我说贤婿，倒不知你对这眼下的世道有何高见啊？”

听到父亲问起了凌远峰，温宁儿不由得就是心里一紧，用心聆听起来，暗地

里却想自家夫君只是个打铁匠，父亲问他这话，岂不是要让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温宁儿担心凌远峰会出丑的时候，只听男人的语气依然是平稳而淡然的，声音浑厚，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岳父言重了，小婿不过一介粗人，又哪里会有何高见？”

温父一听，当下也觉得凌远峰说得没错，自家女婿不过是个打铁匠，若要他对这天下之事说道一二，倒也的确是为难他了。

不料一旁的王秀才却是打了一个酒嗝，睁着醉醺醺的双眼，看着凌远峰言道：“话可不能这样说，老夫瞧你气势轩昂，仪表不俗，一看就不是池中之物。莫不是你嫌弃你岳丈和老夫年纪大了，不肯说实话了？”

凌远峰闻言，便是淡淡一笑，他并未出声，只拿起酒壶，将岳父与王秀才喝空了的酒杯再次满上。

王秀才却是不依不饶起来，定要凌远峰说上两句不可，而温父已经是喝得晕头转向，听得王秀才所言，也随之附和起来。

温宁儿不由站起了身子，离得堂屋更近了一些，心里却也好奇，不知道自家夫君究竟会说什么。

男人声音平缓，开口言道：“不管外间世道如何，任他是谁做皇帝，只要咱们做百姓的有口饭吃，有口酒喝，也就是了。”

凌远峰此番话说得虽然粗糙，细听下去却也是极有道理的。王秀才先是一怔，继而一拍大腿，只嚷道：“不错不错，有理有理！”语毕，又是端起了酒杯，要与温父共饮，“来来来，管他是谁做皇帝，只要咱们有酒喝就成，有那些王侯将相在，咱们管这些事作甚？”

说完，二人你来我往，又喝起来。

温宁儿倚着门框，悄悄探出了身子，就见男人只静静地坐在那里，眸心半掩，把玩着手里的杯盏，那英挺坚毅的面容便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阴影里，连同他脸上的表情，都一并被隐去了。

不知为何，就这一眼，却让温宁儿心里顿时一个咯噔，此时的凌远峰，只让她觉得是那样陌生，与平时里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她怔怔地瞧着他，凌远峰察觉到她的眸光，抬首向她看去。温宁儿一惊，却见男人的面色已恢复如常，瞧见自己后，便是微微一笑。

就是这一笑，让温宁儿的心立时踏实了下来。她眉目低垂，俏生生地站在那里，也是对着自己的相公回以一笑，脸蛋却又泛起了红晕，一个转身又回到

了后堂。

凌远峰见娘子走后，便收回自己的视线，嘴角的笑意也一并消失不见了。

待吃完饭，温父又是喝得酩酊大醉，被温母扶着休息去了。而王秀才也是醉醺醺地告了辞，温家这才安静了下来。

吃完饭，温母见天色暗沉，隐隐又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便也就催促着小两口赶快回去。

离开了温家，天色愈发地昏暗了，凌远峰眉峰微微蹙起，只回头对着温宁儿说道：“看样子待会儿便要下雪了，咱们走快些。”

温宁儿轻声应着，倒显得十分娇憨。

男人的眸底隐含一丝怜惜，大手却是揽住了温宁儿的纤腰，带着她向打铁铺的方向走去。

温宁儿俏脸一红，只极其不安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悄声道：“被别人看到会笑话的。”凌远峰却是毫不在意地轻声一笑，温言道：“咱们是夫妻，不要紧。”温宁儿眸底一慌，只觉得心跳得厉害，从男人胸膛上所传来的暖意似乎一路暖进了她的心底。而落在她腰际的大手，却又是那样刚劲有力。

在这北风肆虐的冬日，身边却有一个男人可以为她遮风挡雪。

## 第二章 娇俏娘子



果然如凌远峰所说，没过多久天上便飘起了雪花，即使温宁儿一路被凌远峰护着，可等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温宁儿身上的棉袄也都被雪花给浸透了，就连那弯弯的睫毛上也是落满了晶莹的白霜。凌远峰见她如此，担心她会染上风寒，当下言道：“先去换件衣裳，然后去被窝里捂一捂。”

说着，自己却走出了屋子。

没过多久，就听“哎呀——”一声，温宁儿向门口看去，却见凌远峰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瓷碗走了进来。她不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凌远峰也没说话，只将那碗递了过来，顿时温宁儿便闻到一股辛辣的姜汤味，很是刺鼻。

“趁热喝了。”凌远峰语气淡然，却带着令人不可抗拒的威势。温宁儿双手将碗接过来，听话地抿了一口，只觉入口辛辣，差点把她的眼泪都给辣下来。

那一弯秀眉不由得微微蹙起，温宁儿睁着一双水灵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凌远峰，憋了许久，方才道出了几个字来：“太辣了……”

凌远峰无奈，瞧着温宁儿一脸委屈的样子，只得将声音软下来，温声言道：“你身子弱，若不把这姜汤喝了，肯定是要生病的。”

温宁儿闻着那股味道便觉得辛辣得很，只端着瓷碗还在那里踌躇，眉尖微蹙的模样倒是可怜又可爱。凌远峰瞧着她这副样子，却是笑起来，声音里是低沉的温柔，听在人耳里只让人觉得十分温和：“喝吧。”

温宁儿咬了咬牙，眼睛一闭，咕嘟咕嘟地便将一碗姜汤给全部喝下去。喝完，那眼泪便被刺激得争先恐后地往外冒，温宁儿吸了吸鼻子，那一张梨花带雨的小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她也不去看凌远峰，只小声解释着：“因为姜汤太辣了，所以我才哭的……”

男人又是一笑，只说了三个字来：“我知道。”那短短三个字里，却是包含着抹浅浅的宠溺。温宁儿怔了怔，只抬眸看向了凌远峰，却见男人一双乌黑的眼瞳正深情地看着自己，当下她的脸便红得更狠了。

男人伸出大手，为她拭去脸颊上的泪水。少女的肌肤是细腻柔软的，犹如上好的绸缎一般，触在指尖便是令他心底一动，眸光却更暗沉了。



他的手掌十分粗糙，虎口处更是有着厚厚的茧子，抚在温宁儿的脸颊上只让她感到一阵阵的痒意。温宁儿低垂着脸蛋，心里却是觉得温暖的，她忍不住便是抿嘴一笑，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小梨涡。

凌远峰眸光温和，将自己的手收回，道了句：“你捂上被子睡一会儿，出了汗便没事了。”温宁儿见他起身要走，小手却是拉住了他的衣袖，凌远峰不解地望着她，眉头微挑，“怎么了？”

“你以后，会不会打我？”温宁儿睁着一双清莹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望着眼前的男人，却是问出了这句话来。凌远峰先是一怔，继而便是哑然失笑：“好端端的，我为何要打你？”

“可是西头的杨铁匠就是三天两头地打他的媳妇，有一次都把他媳妇打晕了呢。”温宁儿想起便觉得害怕，一双眸子不安地望着眼前的男子，小手却是紧紧地攥着被角。

男人眼底浮起一丝无奈，大手只在温宁儿的小手上轻轻地拍了拍，温声道：“你放心，我从不会打女人。”语毕，隔了半晌，他望着眼前的小娇妻，又是加了一句，“更不会打你。”

温宁儿眸子一亮，一抹笑靥绽放在唇际，她眉眼弯弯望着眼前的男人，却还是不确定似的又问出两个字来：“真的？”

凌远峰眉宇间的无奈之色愈浓，他淡淡一笑，语气却仍十分温和，他望着温宁儿的眼睛，只点了点头，用肯定的语气道了句：“真的。”

如此，温宁儿总算是放下了心来，可随即又感到十分羞赧，她坐在床上，只将一张小脸埋在棉被里，也不好意思去看凌远峰。凌远峰望着自家娇羞的小娘子，只继续说下去：“我年纪比你大了许多，往后自是会照顾你的，怜惜你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打你？”

就这一句，却让温宁儿闹了个大红脸，她一直觉得凌远峰平日里也都是沉默寡言的，却不曾想到他竟然也会说出这样好听的话语。她抬眸，只见男人的面上是一派坦然，仿佛他所说的话最寻常不过。温宁儿心头顿时一暖，即使眼前的男人比自己大了许多，即使他不过是一个打铁匠，可是他却是真心实意地对自己好。她鼓起勇气看着男人的眼睛，朝着凌远峰微微一笑，声音里由于紧张与羞涩，已经是微微打起了颤：“那我们以后，就好好地过日子……好不好？”

她说完，便将眼睛轻轻垂下，只有那犹如小扇子一般的长睫毛，在轻轻地抖动着。凌远峰握住了她的手，男人的手掌十分有力，只将她的小手牢牢地握在手